

香港過去滿街都是幾層高的唐樓，在那個年代絕不會引起人們注意。但近年重建之聲不絕於耳，戰前樓宇一幢接一幢倒下，昔日的唐樓生活亦逐漸消失於人們的記憶中。最近香港古蹟文化風俗研究推廣學會將一個人去樓空的唐樓單位變身為展覽館，讓大家有機會重拾往昔歲月。

展覽地點在銅鑼灣愛東街十一至十三號一樓，這是一幢六層高、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舊樓，住客已全部遷出。在拆卸之前，發展商借出作展覽用途。單位內有兩廳兩房，還有廚房廁所，在當年已是不俗的居住環境了。從地板上的方格階磚、窗戶的鐵框、房間與走廊之間的通風間隔，及房內的閣仔等，都是當

禮儀女王

她的名字在北美大陸是禮儀的代稱。一九五〇年二百七十多名美國女記者投票，她當選為美國最有權勢的女人之一，排名僅次於前第一夫人愛利諾·羅斯福。在她去世三十年後，美國《生活》（Life）雜誌在一九九〇年仍把她列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百名美國人」之一。她所著的《禮儀》（Etiquette）在二十世紀是除了《聖經》以外最常被入從圖書館偷走的書。這位無冕禮儀女王就是美國人愛彌麗·坡斯特（Emily Post，一八七二——一九六〇）。

坡斯特出身名門，父母的婚姻見證了政治家和煤礦金融巨頭的聯合。她本人從小躋身紐約上流社會，接受淑女教育，起初走的是當年闊秀的必經之路：十八歲出席成年舞會，二十歲結婚生子，婚後相夫教子，舉辦各種社交晚宴，也為社會慈善事業做事。可是坡斯特三十多歲時，丈夫出軌，和某位女演員的風流韻事成為紐約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她深感恥辱之餘，憤然離婚。這個人生的轉變卻反而為她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她走出家庭，成為美國二十世紀初的「新女性」之一。

坡斯特年輕時就是位小說作家，發表過言情小說和旅遊雜記。因為是家中獨女，她又和身為建築師的父親關係親密，在建築和室內裝潢方面也很有天分。可是，她最著名的作品《禮儀》成書於一九二二年，那年她五十歲。從二十年代到她去世的五、六十年代，該書一再重版，暢銷不衰。每次重版，坡斯特都要根據變遷中的社會現實加以修改，力求反映最新的社會風貌和道德規範。所以，坡斯特的《禮儀》日後也成為美國社會學家的研究資料，因為它內容的變化也揭示了美國文化和社會的嬗變。

坡斯特在禮儀方面的教誨，除了本書以外，還包括各種報刊文章和廣播講座。作者雖然與時俱進，但也萬變不離其宗。她再

近來與溫哥華親友通電話，難免都要扯到球迷暴亂這件事。一個被認為世界最適宜居住的城市，風光旖麗，環境寧靜，民風樸實，人文景觀皆令人讚賞，那天市中心突然火光熊熊，警車被焚，商舖窗被砸，貨物遭搶，一時間宛若烽煙戰場。單看電視畫面，誰能想到這情景就發生在溫哥華？

事緣五月中旬，像徵北美冰球最高榮譽的史丹尼杯總決賽最後一場比賽在溫哥華舉行。爭奪冠軍寶座的是加拿大的溫哥華隊和美國的波士頓隊。在冰球被稱為國球的加拿大，民衆自然特別關注這賽事，尤其是溫哥華市民，與榮有榮，十萬球迷聚集在市中心全情投入觀賞。但最後賽果令人大失所望，獎盃被美國人捧走。於是，一小撮人開始發洩心中不滿，結果一發不可收拾。

邊談邊議，我們在沉痛中被溫市大多數民衆面對此事所表現的正義感和愛心所折服。騷亂發生後，市民紛紛上網痛斥這種違法亂紀、有損溫哥華美譽的行徑。隔天，上千市民主動到市中心，協助清理被破壞現場，除了毀壞的窗櫺面用木板圍住外，一切又恢復往昔潔淨的容貌。而那些木板無意中變成留言板，寫下各族裔市民對暴徒的憤慨，對被搶掠商舖的同情鼓勵，以及對城市的熱愛和信心。那幾天的電視新聞，在各種不同文字的愛心留言中，我赫然看到用中文寫的：我愛溫哥華。

淪陷時滬上《春秋》雙包案

晚清以降，報紙、期刊等傳播媒介成為現代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新職源泉和自由言說空間。抗戰爆發後，上海淪為炮火環繞中的「孤島」，其作為三十年代全國文學中心的地位就此喪失，大量作家和出版機構紛紛撤離。在這個特殊的「孤島」時期，雖然文學期刊鼎盛時達一百餘種，但絕大多數刊物難以穩定出版，多則一年，少則僅在幾期之內，凋零景象與戰前的繁榮盛況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上海雜誌界逢此空前打擊卻也未甘寂寞，極端的戰爭環境反而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刊物鋪墊了適宜的生長土壤。這些刊物涉及教育、家庭、女性、文娛等遠離戰爭、國族等敏感話題的軟性元素，既有以職業青年和失學的大中學生為讀者群的《自學旬刊》、《自修週刊》等，也有電影雜誌和通俗文藝刊物。其中通俗文藝刊物不依靠官方背景和外來資金，完全憑藉廣告與刊物的發行量兩相助益來維持生命週期，因此獲稱「廣告刊物」。「孤島」時代最重要的廣告刊物便是《小說月報》和《萬象》。由上海聯華廣告公司發行的《小說月報》在文藝期刊普遍不甚景氣、銷量鮮有突破四千份的情況下，以每期發行一萬餘冊的成績一枝獨秀。而緊隨其後問世的《萬象》由號稱「出版權威」的平津派和傳奇報人陳蝶衣共同策劃，更創出每期平均銷量兩萬冊的奇跡。

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通俗文藝刊物的出版漸呈蓬勃之象，正如賴川在《春秋雜誌雙包案始末記》（《海報》第一七三號，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一文中所言，「近頃海上局勢業見澄清，出版界群謀傑業」。於是機緣巧合，兩大文學團隊各自籌辦刊物，卻不約而同僉定「春秋」為刊名。一方由錢須彌創辦，包天笑、姚克主理編務，另一方則由著名翻譯家李百功主持，顧明道、胡亞光等編輯。雙方原為文界老友，刊名撞車純屬湊巧，還是徵稿函分別寄出後，有作者接到同名實異的兩函，才使這宗雙包案浮出水面。胡亞光方面倚仗自身手續齊備而亟請律師代表登報，聲明「採用春秋為雜誌名稱，如有對此兩字表示異議者，請於日內來所接洽……」；包天笑方面也已籌備就緒，見報後旋即委託律師前往磋商。雙方既平等協商，又互不相讓，祇得議定「各聽天命」。結果，胡亞光方面率先領取登記證，得以保留「春秋」之名，卻又因故擱淺，遲遲未能發刊；包天笑方面的刊物反指先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創刊，在創刊號《編後小記》中特別指出，「本刊原擬以春秋命名，因有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趣事，乃改《大眾》」。

因供稿於汪偽刊物《古今》並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而被自一九四三年七月接替陳蝶衣主編《萬象》的柯靈棄用的作家子旦，以其善於表現上海弄堂市民日常衆生相和生活哲學，轉而成為恪守「抱研究文藝，灌輸常識之宗旨，名作如林，新舊兼備」的《大眾》月刊力捧的一流小說家，不僅《尋燕記》、《懷春記》、《試婿記》等代表其理想中的「百記」計劃得以順利實施，更從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出版的第三號開始，直至終刊牢牢佔據「短篇小說」部分的首發位置。

此外，譚惟翰、遇楞伽、丁謫等出色的市民小說家也在《大眾》的文藝空間內大放異彩。

而離開《萬象》的陳蝶衣則被擱淺年餘的《春秋》團隊相中擔任主編，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春秋》創刊號《編輯室》中自陳，「本來，對於所謂『文藝事業』已使我視為畏途，但由於友情的可珍，我終於接受了這一個邀請」。經過《萬象》的編輯歷練以及對《柯靈記》《萬象》推崇新文學的編輯路線的充分借鑒，陳蝶衣試圖通過提倡通俗文學促成傳統意義上的新舊兩種文學和諧對話、彼此交融從而共同良性發展的願望，在《春秋》的編輯過程中獲得了更為繁榮的成功。

可惜，紙價飛漲和印刷成本的居高不下始終對上海出版業構成巨大的威脅。一九四四年的出版界在陳蝶衣的筆下已是「患著嚴重的瘡疾症的，忽冷忽熱，失去了正常的平衡」（《一年來上海出版界的全貌》，《海報》第九十七號，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而到了戰爭結束的一九四五年，上海全面淪陷後湧起的一波通俗文藝刊物高潮開始落潮。《萬象》和《小說月報》先後輟刊；《大眾》因「百物昂貴，紙張尤甚」出至一九四五年七月號告終；而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正值戰爭結束的前夕，《春秋》也隨著難產的第二年第七期面世而遺憾落幕，無形中成為淪陷時期上海通俗文學倡導與實踐的最後一班崗。

一場「雙包案」雖曾使當事雙方稍感不快，但重整旗鼓成功出版的《大眾》和《春秋》無疑都構成了淪陷時期上海通俗文藝刊物發展版圖上熠熠生輝的坐標。

時常用的裝飾和設計。

主辦者在單位內擺放了許多舊式傢具和物品，有勝家衣車、暖水壺、雞皮紙袋、樟木櫥和火水爐等，彷彿時光倒流，令人驚覺這些尋常物品原來早已經在我們的手上消失。過去幾十年來，產品不斷推陳出新，但舊物始終教人懷念。

自從藍屋、綠屋和永利街樓宇獲得有關方面保育，許多人開始關注唐樓的特色。香港的唐樓由最初的磚木結構，演變為後期的混凝土建築，經歷百年滄桑，如今已成為舊時代的標記。住過唐樓的人，可以在此尋回兒時的記憶；即使未住過，也可從實物中追溯上世紀的生活，但前提是活化後的唐樓仍能留住舊日風情。

三強調的是，禮儀是人們內在道德水準的外在表現；「上流人物」的產生不取決於出身或者財產，而在於他們的言行舉止。禮儀的標準雖然由傳統習俗決定，很少有容忍個人怪癖的空間，可是最關鍵的準則之外，其他都有彈性，可以因地制宜，相機而動。

那麼坡斯特眼中最重要的禮儀標準是什麼呢？終其一生，她一再強調的是對於他人的善意和體諒。主人或者客人犯錯，我們首先需要保全他們的面子。對於那些社會地位或者教育水平不及我們的，我們更應該慷慨有禮。相比之下，在社交場合和陌生人第一次見面怎麼行事，去別人家吃飯該用什麼餐具，坡斯特認為都是細微末節，不足掛齒：「用餐時祇要從離你最遠的餐具開始用就行了。如果用錯了，那是主人擺放有問題，不是你的過錯。或者，模仿主人的舉動就行了。」

坡斯特雖然去世已經半個世紀了，可是她的著述在當代美國依然影響深遠。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全民堅信的「創造神話」就是「英雄不論出身低」。所以，無論是在中產階級初步形成、羨慕「上流社會」作派的二、三十年代，還是在移民大量湧入，需要學習新的文化規範的五、六十年代，各類禮儀書籍一直暢銷。正如坡斯特所說，「禮儀」的英文etiquette其實來源於法文的「票」一詞，禮儀完美就能為你提供一張進入社會上層的通行證。可是，另一方面她也強調自然大方，不要故作文雅，咬文嚼字。

說到底，坡斯特提倡互相尊重、與人為善，崇尚一種簡約優雅的禮儀規範，這些論點不光對於轉型時期的美國社會，對於今天的中國也適用。

城市和人

不單如此，為使暴徒無法遁逃，人們把當天在現場拍攝的影像上載到網上。從中見到有市民不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制止他人鬧事破壞。而那些肇事者的醜惡嘴臉也一下子被暴露在世人面前。一個放火燒警車的青年在照片曝光後，迅即向警方自首，聲淚俱下公開致歉。這位十七歲的加國水球隊員，因一時衝動錯下大錯，第一個被警方檢控，斷送大好前途，無緣明年倫敦奧運。而一個汽車行女職員，因被錄影到搶店內衣物，遭車行解僱。在警方設置網站要求市民提供有關暴亂現場證據線索後，短時間內就收到超過一百萬電郵，令網站一度堵塞。相信不久，在民衆協助下，所有暴徒將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壞事變好事。三小時的暴亂看出溫市某方面的不足，但也彰顯了溫哥華市民整體的應德。一個城市，出現這樣那樣不雅的事是難免的，問題是如何應對，尤其是民心。城市的美，在於風光、建設，更在於人的道德觀念和對家園的熱愛與承擔。如果說城市是一部運作中的電腦，那麼外貌祇是硬件，人才是軟件。祇有兩方面都達到至高境界，它的運作才能完美。在溫市球迷暴亂一個月後，有關機構在全國各省作了民意調查，結果，溫哥華仍是民衆心目中加國最美好的城市。經歷一場暴風雨洗禮，相信溫哥華將變得更加美麗，它依然是最適宜居住的地方。

歷代的立體玉犬

年輕時有一段時期埋首鑽研動物學，對中國歷代以動物為造型和紋飾的古玉，特別有好感。例如玉犬，「土古」與傳世品俱不多。殷商、西週至戰國時代的玉犬幾乎皆屬板狀體的犬形佩，在各大博物館也寥寥可數。立體玉犬中，迄今所見，以唐代琢製者最早，宋、元、明、清玉犬琢製的數量逐漸增多；各朝風格迥異。

唐代立體玉犬，傾向寫實居多，技法上常加陰線表現細部，好比繪畫中的線描手法；狗身較粗獷，有肌肉與體積感，類似石刻。

宋代立體玉犬風格清雅文靜而帶稚趣，不像唐玉犬那麼神氣和有力有勢。筆者珍藏的一件南宋白玉獬犬，作臥姿，工藝精美，溫潤可愛；反映宋玉時代風格清麗諧和。

元代玉犬雕法源自兩宋，雖然富生活氣息，但失諸粗疏，剛健不足，卻又欠缺宋代文雅氣質，精品不多，遠不及那時的螭龍、鹿和虎等造型的玉器。

反而明代不少立體玉犬較有玩味。北方所琢羅者多屬「粗大明」，渾厚卻粗糙些；但南方用上等白玉所造者，則琢磨較細膩，線條流暢自然（見附圖玉犬），還料上乘；與清初三朝之精品皆值得收藏。

什麼香煙

「香煙銷路」如何，聽得人無名火起。

「香煙」二字，可能是歷來最成功的市場推廣洗腦傑作，廣告界高手從產品的名字入手，把明明很多人感到厭惡的煙味，說成「香」，把「香」字套上「煙」之前，潛移默化，精神轟炸，久而久之，大家感到若談「煙」而不加「香」字在前，總覺得怪怪的。此用法之氾濫程度，就連素以嚴謹中立的新聞媒體，亦不察其陰險，「香煙香煙」不停說，每天為煙草商賣廣告。

煙不僅不「香」，它對健康的危害，早已為醫學界證實，能引致肺癌與心血管疾病。本來，明知故犯，自己的病自己來承受，壽命縮短與人無尤，但吸煙致病，浪費社會醫療資源，大病時勞煩家人照顧，亦對親人不公平。但最大問題，是二手煙的遺害。

二手煙，不單煙的成分影響他人，吸煙者浪漫瀟灑在呼煙圈時，呼吸道的各種細菌病毒，如感冒傷風、肺結核桿菌、肺炎鏈球菌，各個家族的不同變種代表，都會排山倒海，附上煙的殘餘微粒，噴到別人身上頭上眼耳口鼻之上，這種行為，理應與隨地吐痰之為害相去不遠。禁煙也許太絕，政府可考慮澳洲的手法，規定煙的包裝上，印滿警告字句，不准有煙商的品牌商標，連商標的設計也不容出現，才可杜絕對人們煙草的幻想，抹掉「香」的錯覺。



冠軍不褪色

鄧亞萍是個奇跡，當初，這位個子不高的姑娘，並不被省隊和國家隊看好，後來，她得了十四項乒乓球世界冠军。她求學的路也不尋常：先後獲得清華大學學士，諾丁漢大學碩士和劍橋大學博士的學位，可進清華時，她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大小寫都不清呀。她在諾丁漢寫的論文題目是《從小腳女人到奧運冠軍》，她選這個題目，是為了讓全世界的人關注中國婦女和女運動員。她認為，祇有越來越多的人瞭解中國，才可以盡量消除由於東西文化差異而引起的種種誤會。二〇〇四年，四萬五千字的該論文英文版出版，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為其作序，序言中寫道：「世界是你的，因為你擁有開啓它的鑰匙。」

謝軍是中國第一位國際象棋世界冠军，人稱「棋後」。讀一讀如今的報刊，可以知道謝軍是一位活躍的散文作者。她的文字清新雋永，頗有些哲學意味。如在《有靈性的棋子》裡寫道：「從象棋上我們能看到東方特有的文化，舊時帝王將相深居皇宮高高在上的生活在小小棋盤上得到充分體現。而國際象棋呢，透露則是一種平民文化和崇高英雄的『草根』色彩，小兵衝到棋盤的底線能昇變其他威力巨大的棋子，王也要在戰事需要時御駕親征衝到戰火紛飛的前線。不同的歷史文化凝聚出形態各異的價值觀，這些差異的存在更為棋類項目增添了獨特的韻味和魅力。」謝軍的情趣可不祇是談棋謀理，在隨筆集《下棋的女人》裡，謝軍如此描述

家庭：「女兒像爸爸一樣愛好文藝，她會下一點點國際象棋，但她的興趣更多是在讀書方面，還有唱歌、跳舞這些，性格隨了我丈夫。」謝軍休產假期間，曾為一家幼兒雜誌寫專欄，她把女兒的成長記錄下來，常寫得「眼淚汪汪，但非常幸福」。悟性非同一般的謝軍小結：「下棋讓我很著迷，我能夠深入到棋中，它和我生命的對話是一種體驗，寫文章是我的愛好，我對它並不至於很癡迷，但我想說的話我可以通過寫作這個途徑表達，它是我的另外一種談話方式。」

日前，在李娜法網奪冠的報道中，孫晉芳又重回公眾視野。孫晉芳曾是中國女排第一次奪得世界冠军時的隊長，一位優秀二傳手。二〇〇四年，她開始擔任國家體育總局網球管理中心主任。上任不久，她就「三顧茅廬」，動員已退役的李娜重回了國家隊。富有個性的李娜「炮轟」現行體制時，孫晉芳一再和她溝通。為幫助李娜發揮最佳狀態，在北京奧運會前，孫晉芳特事特辦讓李娜丈夫姜山進入國家隊成為李娜的專職教練。後來允許運動員「單飛」的決定也是孫晉芳促成的。李娜奪冠後說：「除了團隊以外，特別想感謝孫主任，如果沒有她當初的改革，不會有我們今天的成績，她在中國網球界算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她的角色讓我們有更好發揮的餘地。」



天堂稀客

朋友傳來一則幽默故事，試譯之供大家一笑。準備結婚的一對年輕戀人，在車禍中不幸死亡。

他們發現自己來到天堂門前，果然有傳說中的聖彼得來核實他們的資格。當聖彼得在檢查文件時，年輕戀人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在天堂舉行婚禮嗎？

聖彼得遲疑了一下回答說：「我不知道，第一次有人提出這個問題，讓我先去瞭解一下。」

他這一去就是幾個月，年輕戀人在外面等啊等。等待期間他們討論結婚的利弊。他們討論如果准許他們結婚，他們該不該結呢？萬一結婚之後他們覺得不適合，是不是永遠捆綁在一起呢？

又過了一個月，聖彼得終於回來了。他樣子疲累，像是經過長途跋涉。「是的，」他說，「你們可以在天堂結婚。」「好極了！」戀人說，「可是萬一我們覺得婚姻不適合雙方，我們可以在天堂離婚，並且辦妥一切法律手續包括稅務處理、出售房屋、財產分配嗎？」

聖彼得勃然變色，把手上的文件摔在地上說，「我花了三個月才替你們找到一位牧師，如果要在天堂找到律師、會計師、地產經紀處理你們的離婚，我要花多長的時間！」

這個我也承認。愛面子的人至少不會厚顏無恥。愛面子的人有比較強烈的自尊——這當然沒有不好，假如一個人連面子都可以不要，死皮賴臉，那是更加糟糕。

不過，我想說我不是嫌棄她，祇是想說她有這個毛病。我是想說愛炫耀是個缺點。不能因為包容和理解，就說這是個優點吧？

假如多一點內涵，假如眼界更加開闊一些，就不會如此愛炫耀了。不要急於表露，如果你有本事，如果你很行，如果你不是庸碌之輩，別人最終還是會看得見的，讓時間去證明。